

# Angels' Vo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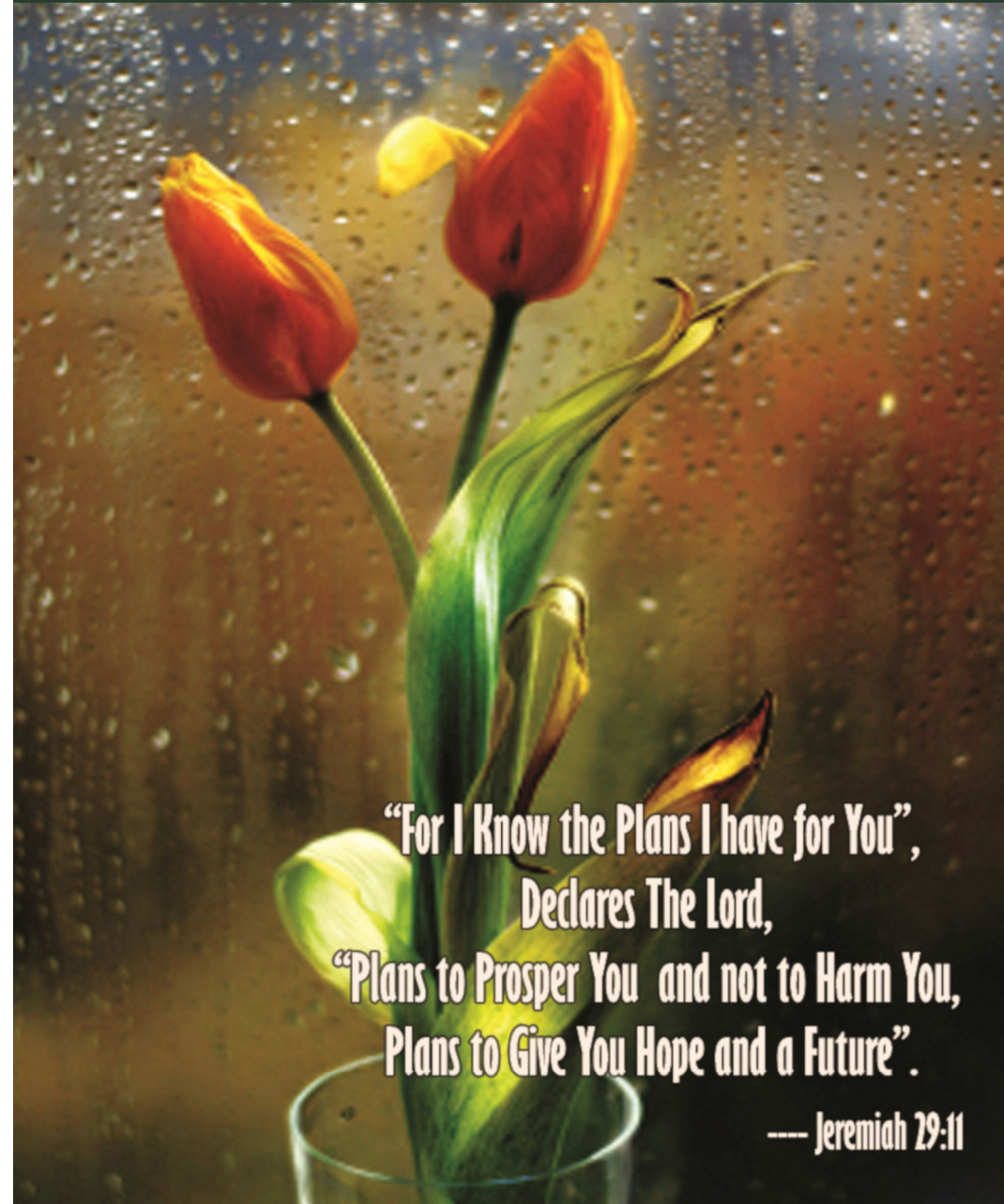
Chinese Catholic Monthly Newsletter No. 325, Jun. 2020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CITY OF INDUSTRY, CA  
PERMIT NO. 4103

*St. Elizabeth Ann Seton Church*  
1835 Larkvane Road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Return Service Requested

# 野聲

六月號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 Jeremiah 29:11

# 325

*June 2020*



## 本期目錄

彌撒知多少？(連載之 14) .....	蘇崑勇神父	02
空了.....	翟林湧神父	04
逾越苦難和死亡.....	朱自成	07
向死而生.....	徐 擘	10
和好聖事.....	伍美美	17
疫情中的信仰.....	戴慕文	21
我的國寶級爸爸.....	黃小鳳	23
心靈自由(三)無辜與孤寂.....	編輯組	25
My father, The Treasure of Taiwan .....	Esther Hwang	28

您想認識天主嗎？

您剛搬來這地區，您想參加教會嗎？

請和我們聯絡。更歡迎來教堂看看。

聯絡人：朱康民執事 (626) 964-3629 x 129

張 磊弟兄 (626) 217-5451

彌撒時間：每週日下午三時三十分

防疫期間線上參與彌撒 [www.catholichinese.org](http://www.catholichinese.org)

地點：羅蘭崗聖依莉莎白天主堂

St. Elizabeth Ann Seton Church

1835 Larkvane Rd., Rowland Hts., CA 91748

天主教羅蘭崗華人教友團體發行

指導司鐸：蘇崑勇神父、張錦泉神父

輪值編輯：王維禮

聯絡：陶秀雲

編 審：蘇 闊

封面設計：李芳宇、朱正暉

寄 發：因應疫情，僅發行電子版（教會網址同上）

印 刷：陳建宇（異象印刷 Edinger Printing）

## 彌撒知多少？(連載之 14)

蘇崑勇神父

~~~~~  
本期內容承接上期最後的部份－「四、彌撒的第二部份：聖祭禮儀－3、領聖體禮及禱詞－3.3 分餅禮(擘餅)」

### 四、彌撒的第二部份：聖祭禮儀－3、領聖體禮及禱詞

#### 3.4 天主羔羊

一分餅時應唱羔羊頌，準備領聖體，羔羊指基督。

— 司鐸分送聖體前，舉起聖體說：請看天主的羔羊...

總論 84：在唸或唱完羔羊頌之後，主祭面向信友，在聖盤或聖爵上舉起聖體，向信友顯示，邀請他們來赴基督的聖筵，並與他們同念所指定的福音中的話語，以激發謙虛之情。

#### 3.5 領聖體（與主共融）

首先，主禮舉起已擘開聖體的一部份去宣佈：「這是基督的聖體」邀請教友去領受，他所引述的話是若望福音第一章第廿九節和默示錄第十九章第九節。

最能滿全感恩祭的精神，便是領聖體及聖血。早期教會的教友，一定會領聖體和聖血。在十二世紀後，教友漸漸不領聖血，故梵二後，教會鼓勵教友以最完滿的方法去參與聖祭，同時領受主的體血。

雖然依照特利騰大公會議所定的原則，在任何形狀下所領的聖體聖事，是一個而完整的主基督，但是主的筵席也是

透過食糧（聖體）和飲品（聖血）的方式，完善地顯露出來；更清楚地表達出主以自己的血，訂立新而永久的盟約。

所以，有很多堂區，在主日及每天的感恩祭中，教友都有機會領聖體聖血，其實只要作少許的準備工夫及安排，便可做到，但為使領聖體聖血的時間不會拖得過長，最好有足夠送聖體員的協助。

在羅馬禮中，有兩種領聖體的方法，用口領或手領，對聖體都是一樣的尊敬。教友絕對可以自己決定採取哪一種方式去領受，主禮或送聖體員都不可以代他們決定。

領聖血有四個方式：直接飲用、以聖體蘸取、以銀或金的飲筒吮吸、用匙羹喝，但現在後二者方法上極少採用。（註）領聖血的象徵性，是按基督在晚餐中所吩咐的：「你們大家拿去喝。」若我們真的去喝，就更清楚祂的教訓了。

我們領受基督的體血時，我們便與基督合而為一，分享及參與基督的犧牲和救贖工程。我們在團體中分享同一個餅、同一只杯，就是分享基督的唯一祭獻，我們真正地在祂內合而為一，成為一心一體。所以，當我們參與彌撒聖祭時，除非我們實在領受基督的聖體，且渴望與祂結合、與團體共融，我們不算真正的參與感恩祭。

「參與彌撒的高峰是領聖體：極應鼓勵信友更完善的參與彌撒，就是在司鐸領聖體後，信友們也領受在同一聖祭中

所祝聖的聖體。」（梵二禮儀憲章 55 號）

總論 86：主祭領受聖事時，開始唱「領主詠」。信友藉著同聲歌唱，表達他們心神的合一，內心的喜悅，並更能顯出列隊前去領受感恩（聖體）聖事的「團體」性。

下期將從「四、彌撒的第二部份：聖祭禮儀—3、領聖體禮及禱詞—3.6 領聖體後經談起」。

註：各教區主教能依各該地區情況指示領聖體聖血的方式。洛杉磯總主教指示聖血只應當直接飲用。在新冠病毒防疫期間，另指示各堂採取安全防疫措施停止在彌撒中給信友送聖血，且信友領聖體只可用手領。



## 空了

翟林湧神父

~~~~~  
空了，這是自從疫情開始在世界各地氾濫，進入我們生活後，我們每個人的感受。

世紀性疫情災難的蔓延致使上百萬的人染病，數十萬人死亡，上千萬人因疫情而失去工作。我們正經歷全世界大規模的封鎖、隔離以控制疫情。全人類都在體驗著這摧毀性的災難。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也因疫情改變很多，失去很多。平時，堵塞不堪的高速公路空了，出行的車輛減少很多；平時，熙攘的街道空了，人們要保持距離；平時，擠滿購

物人群的商場空了，因以被迫關門；同樣，餐館、酒吧、咖啡廳，一切娛樂、運動、健身、消費、消遣的場所都空了；即使是撫慰心靈的神聖教堂也空了，只有神父和為數不多的幾位教友允許每日舉行/參與彌撒聖祭。這突如其來外在的改變在改變著這個世界及其格局，改變著我們生活習慣，改變著我們每個人的心思念慮。

舊金山進入第四星期「居家隔離」時，正是聖教會開始慶祝聖週，追念耶穌的逾越救贖奧蹟，這是教會一年中極隆重的節日。但當我步入教堂，和主教、神父一起參禮時，我所面對的是空空的大教堂，而大教堂正前方的祭台上高懸著十字架，頓時感覺到，好淒涼，好孤獨。好似耶穌獨自懸掛在十字架上，承受著人間的痛苦。

其實，這何嘗不是耶穌受難時的情景與感受。耶穌與祂的門徒們用完「最後晚餐」後，帶著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去山園祈禱，那時耶穌因要面對死亡而憂傷至極，但三個門徒貪睡沒有陪伴祂，耶穌祈禱中感覺到「空」。耶穌被捕時，門徒中的一位出賣了祂，祂感覺到「空」，耶穌接受審判前，祂的大弟子伯多祿三次否認祂，祂感覺到「空」。當然耶穌被審判、侮辱、被懸在十字架上時，耶穌的感覺定也是「空」。所以，耶穌在極度痛苦、孤獨中呼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瑪二七 46）

跟隨耶穌的門徒的感受更為空虛。出賣耶穌的猶達斯空虛到絕望。三次否認耶穌的伯多祿空虛到痛哭流涕。再想想，其他的門徒回到與耶穌進餐的地方，不見耶穌的身影，聽

不到祂熟悉的話語，加上心中的膽怯，他們都因失去了師傅而感覺茫然，失去人生的理想與方向，空虛中何去何從？

其實，從聖經來看，生命是從「空」開始的。創世紀一開始就說，「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大地還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還是一團黑暗，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創一 1-2）。天主從「空」中創造了世界，從無中創造了人類。回顧救恩歷史，天主在更新世界、改造人類過程中都是再次從「空」中開始。洪水滅世空，新生命的開始；巴貝耳塔倒，新氣象衍生。特別天主在揀選與祂配合的先祖、先知的過程中，也是同樣，只有謙卑、空虛的心，天主的恩寵與生命才可以在他們生命中生根，發芽，成長，結果。

空虛也是耶穌的生命。就如聖保祿在致斐理伯人書信中所寫，「他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當把持不捨的，卻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如人；祂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為此，天主極其舉揚祂，賜給了祂一個名字，超越其它所有的名字。」（斐二 6-9）

耶穌的誕生是空虛，耶穌十字架上的愛也是自我空虛。空虛中的愛的結果就是復活，就是新生命。

若望福音記載，一週的第一天，清晨，天還黑的時候，瑪利亞瑪達肋納來到墳墓，見證了空的墳墓，其後伯多祿和耶穌所愛的門徒也來了，看到空的墳墓。一見了，他們就

相信了。從此，他們不斷體驗復活的主耶穌帶來的新生命，致使他們的生命轉變。

疫情的蔓延為我們也帶來「空」的感覺。外在「空」的感覺其實是對內心的呼喚，是醒來的時候了，該清理一下心中雜亂無章的污穢，這樣耶穌才進入我們心中，重新改造我們。

所以，空城，是新天地來臨的標記；空心，是新生命的開始。（2020 復活主日）



## 逾越苦難和死亡

朱自成

~~~~~  
新冠病毒疫情來勢汹汹，然而必將會過去；當我們以後回顧此時，才會發現，這不過是我們人生旅途上的一個點，而在歷史長河中，更是微不足道的一個事件。

在「居家囚禁」期間，對於宅男宅女或者退休老人而言，好像差別不大，有人更是如魚得水，樂得天天在家。家中各人霸占一方，人手一機，各得其樂。不禁聯想，如果沒有網路，人在家還待得住嗎？

今年三月是我心情最低潮的時候，總感覺今年冬天特別濕冷，濕冷的四旬期，濕冷的封城，濕冷的心靈，聖週和復

活節也在濕冷中度過。從對疫情的冷漠到對疫情的悲觀，心裡常常不自覺地會問：「為什麼？天主不愛我們了嗎？天主在考驗我們嗎？世界末日要來了嗎？」

每當我們遇到不幸或苦難，我們第一個念頭就是問天主：「為什麼？」我們得了重病，會問天主為什麼？我們丟了工作，會問天主為什麼？發生大地震等天災，會問天主為什麼？發生戰爭等人禍，還是會問天主為什麼？遇到不幸或苦難，我們常會陷入和天主抗辯的漩渦中。

天主要我們孝敬父母，我們會說如果父母太坑人，我們還是要孝敬父母嗎？天主要我們一男一女成為夫妻，我們會說性向是天生的，錯不在我們，所以我們要兩個男人或兩個女人成為「夫妻」。在人口普查中，僅僅是居住人的關係就多出許多種：兩性住在一起，沒有婚姻關係；兩性住在一起，有婚姻關係；同性住在一起，沒有婚姻關係；同性住在一起，有婚姻關係。這就是我們目前生活的真實世界。

我們愈來愈想掙脫天主的束縛，而美其名為和天主抗辯，愈來愈向「自主」發展，愈來愈自以為是，離天主也愈來愈遠；而當科技發展達到高峰時，人類的膨脹心也高漲到頂點。我們不會在乎我們自己生出來的「人禍」，但當有一點天災時，我們就會問天主「為什麼？」我們拚命研發科技，看不起天主，視天主如棄履；但當天災來時，我們更會鄙視天主，「這是什麼神，怎麼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我們絕不會去想，這些是天災還是人禍？地震真是天災嗎？地球暖化真是天災嗎？土石流真是天災嗎？病毒疫情真是天災嗎？這些真是天主造成的嗎？

天主是神，天主如果要救人類，祂的方法有千萬種，為什麼祂偏偏選了一個讓人百思不解的方法：讓獨生子耶穌基督降生成人，卻又被人釘死在十字架上？

苦難和死亡，這是人的罩門。人只有在面對苦難和死亡時，才會放下自我，才肯面對天主；只有面對死亡，人才會對天主真正地順服。只有逾越苦難和死亡，人才能重新投入天主的懷抱。

在大學同窗的群組中，有一次一位同學說，「小時候家裡很窮」時，有人立即回應，「哎，小時候誰家不窮？」；有些同學嘆息自家命不好時，有人介紹他們去盲人院當義工，他們立馬感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當我們身處苦難之中，我們會自怨自艾，我們會覺得自己真苦，別人都了解我；但當我們知道別人比我們還苦時，我們看到真正的「苦難」時，我們真正體會到耶穌基督的苦難時，我們會慚愧自己的渺小，自己的苦難太微不足道了。

人到老年，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往事，想起小時候的點點滴滴，而回憶多是甜蜜，過去的「苦」，現在回憶，好像都變成甜的了。

遇到苦難，不覺得苦；遇到死亡，不覺得恐懼，那也就等

於是在天主的懷抱裡了。

疫情終將過去，人們再碰面時，有人多看了好幾本書，有人多學了好幾項技能，有人多追了好多的連續劇，有人很高興陪伴家中老小，有人腰圍多了好幾圈。同樣是經過疫情，每個人的感觸不同，每個人省思不同。感謝天主，讓我們有機會省思，有機會再一次面對苦難和死亡。



## 向死而生

徐擘

我常常幻想著自己七八十歲的時候，在莫尼卡海邊曬太陽。我坐在一張躺椅上，手裡舉著一瓶兒啤酒，看著海鷗在頭頂飛來飛去；在我的旁邊，一群身穿比基尼的美女們正在往身上塗抹防曬霜；眼前幾位年輕的小伙子，正在歡樂地玩耍著沙灘排球；在海邊的浪花中，一群小朋友正在追逐嬉戲。然而這一切幻想終將化為泡影，現在我不得不躺在病床上，孤獨地等待死亡的來臨。

我的身上插滿了各種管子，管子的另一端連接著各種醫療儀器。我的氣管兒被切開了，一根管子直插我的肺裡。我不用自主呼吸，身邊這台呼吸機很有節奏地響著氣泵聲，每響一次，一口氧氣便送到我的肺裡。那是一種冷冰冰的



氣體，每吸一口氣，都像是有人用小刀子在我的肺上扎上一刀似的。不是說肺裡沒有神經嗎？為什麼還會這般地難受？我的肺裡積滿了黏液，每隔幾個小時就會有身穿生化防護服的護士進到重症監護室來為我吸痰。說是吸痰，其實只是用塑料管子在我的氣管兒裡隨便劃拉一圈，根本吸不淨我肺裡的黏液。我痛苦極了，我感覺自己在無休止的潛泳。我喘不上氣來，我感覺我的肺快要被大氣壓給壓爆炸了。我的渾身沒有一絲力氣，就這樣靜靜地躺在床上。我一直以為人在死之前會對死亡產生恐懼，其實人到了這會兒，死亡何嘗不是一種解脫呢？我真想拔掉身上這些討厭的破管子，可是我的雙手被護士用繩子給綁在了床上，現在連自殺都成了一種奢望。

也許你們已經猜到了，我感染了新冠病毒。我是兩週前住到醫院來的，然後呼吸越來越困難，昨天住到重症監護室來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哪裡被傳染上了這種病毒，之前我在安那罕參加過宗教教育展，後來我又去波莫納參加了機器人展示大會，以上都是幾萬人參加的大型活動。此外，我還服務過無家可歸人員，逛過大型超市，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被感染了新冠病毒。這會兒根本也不想知道了，我得抓緊最後的時間做點有用的事情，或許祈禱能讓我的內心獲得一絲平安。

三天前，我的氣管兒還沒有被切開，伴著急促的呼吸，我還能發出一絲微弱的聲音。我給我的太太打了電話，告訴了她，我的銀行卡密碼，以及還貸款的日期。我囑咐她等疫情過後，回到中國把房子賣掉，用賣房子的錢來付醫院

的賬單，不要佔用美國公共福利。妻子要帶著兩個兒子來醫院探望我，其實我們心知肚明，那時醫院的隔離區域根本不允許家屬來探視的，即便醫院允許，我也絕不會允許他們來的。我一是怕他們被感染病毒，二是怕他們見到我太過傷心，也可以說是我怕見到他們太過傷心。妻子在電話一端已經泣不成聲，我不想讓自己太難過，於是掛斷了電話。接下來我打電話給我們堂口的會長，他是我的良師益友。他和我寒暄了幾句，詢問了我的病情，讓我安心養病，說教友們會為我祈禱，我一定能好起來等等。我只是隨聲附和著他，等他說完，我說：「我想拜託你一件事情。」他說：「有什麼事情需要小弟做的，儘管吩咐。」他這人總是這麼地謙虛，客氣。論年齡，他可能和我的父親是同齡人，可是他在教會內總是謙稱自己為「小弟」。我說：「現在趕上疫情，肯定也搞不了葬禮了。等疫情過後，請您組織教友們一起吃一頓飯，來紀念我一下就好。吃飯的地方還是選擇在羅蘭崗的潮樓吧，那家飯店味道還可以。訂餐的話就訂 399 元一桌的套餐就行，一桌十人，控制在十桌以內，費用由我來出，就不讓大家來平攤了，到時候找我太太要支票就好。」他說：「兄弟放心吧，小弟一定給你辦得很隆重，到時我再帶上幾瓶上好的紅酒過去，就算是小弟奉獻了。」我向會長大哥道謝，掛斷了電話，開始翻看微信。會長大哥辦事果然有效率，他在堂區公告欄裡發了通告。還真有幾位平日與我關係不錯的教友為我祈禱，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阿們、阿們……」。還有幾位教友顯然沒有搞清楚狀況，他們在求主早日免除我的痛苦，希望我早登天國、安息主懷。也好，也好，趁我還健

在，看看教友們對我的祝福也不錯，免得我死掉之後就看不到了。

接下來我打電話給我的代母，她本打算聯繫一位神父來為我傅油，可是神父根本進不到醫院的隔離區，因此我讓她不要請神父來醫院了。代母說：「可以通過手機安裝的 zoom 軟件在線開個視頻會議，請神父通過互聯網為我隔空舉行傅油聖事，並實時直播。」我現在這個樣子，哪還有氣力幹這種事情？我說：「請您聯繫神父通過微信視頻聽聽我的告解就好了，千萬不要搞什麼直播互動。」她說：「我問過神父了，辦告解必須是面對面的，不可以通過手機視頻來辦告解，因為不可以讓第三個人知道告解的內容，手機有可能會被監聽。」好吧，看來我連這點願望也無法滿足了。我想了想，接著說道：「我欠我的太太一場正式的婚禮，您曾經說要幫我補辦一場隆重的婚禮，邀請二百位嘉賓到教堂觀禮，可是恐怕上天不會給我這個機會了，多少會讓我覺得有點遺憾。」代母說道：「我不會讓你留有遺憾的，要不我幫你舉辦一場隆重的葬禮吧，照樣邀請二百位嘉賓到教堂觀禮怎麼樣？」我說：「好吧，可是葬禮上不要放哀樂，要放一些歡快的音樂。」代母說：「你覺得費玉清演唱的《千里之外》怎麼樣？我送你離開，千里之外，你無聲黑白……？」我說：「這首歌太傷感了，我倒是很喜歡張信哲的一首歌叫做《你最美麗會微笑的臉》。這首歌是這麼唱的：「你從很遠的地方來，有一天你也將會離開，留下什麼給這裡，你是否都明白？雖然你我的心裡面，都一樣地深愛著眼前，留下希望給明天，你我也許

都能看得見。心中充滿愛，雙手也打開，那是你最美麗會微笑的臉。心中充滿愛，雙手也打開，迎接你最美麗最好的未來。」我一邊唱著，一邊喘著粗氣，唱著唱著，我笑了起來，笑著笑著，我的眼角流下了兩行熱淚。

三天前我還勉強能唱首歌，如今的我躺在重症監護室裡已經說不出話來了。都是這該死的疫情鬧的，這個時候也沒有聖母軍的人來探望我，也沒有神父來為我傅油，陪伴我的只有身旁這台發出規律響聲的呼吸機。我不禁想到了我的爸爸、媽媽，他們在大陸還好嗎？我怕他們擔心我，對他們隱瞞了我的病情。繼而我又想起了我的妻兒，想想還真有點捨不得離開他們。算了，還是想點兒開心的事吧！我回顧自己的一生，吃過見過、玩過樂過、哭過笑過、愛過悔過，我做過記者，當過老師，幹過三百六十行，體驗過百味人生，也算是不枉此生了。雖然我才三十多歲，生命短了點兒，但是也沒有太多遺憾的地方，只是有一點不捨而已。我在信靠天主之前，大半生貪戀享樂，也不知道我這種人能不能進入天國？趁我還沒有完全陷入昏迷，還有最後一絲意識，我開始憧憬天國裡的樣子。想著想著，我竟然感覺不到痛苦了，我的嘴角揚起了一絲的微笑。漸漸地我走出了自己的身體，我站在床邊，向這副陪伴了我三十多年的軀體做最後的告別。不知道為什麼，我竟然哭了起來。我默默地看著醫生和護士走進重症監護室，本來以為他們要給我打點兒強心針，或者電擊心臟之類的，搶救我一下。可是沒想到，他們竟然面無表情、動作迅速地拔掉了插在我身上的各種管子。其中一位醫生嘆了一口氣



說道：「唉！這哥們兒終於解脫了！」我不忍心再看下去了，於是轉過身朝著醫院走廊的方向走去。我在走廊裡找到了一張空著的椅子坐下，此時的我彷彿如釋重負。我不知道自己將要何去何從，等待我的是天堂還是煉獄？我看著醫護人員在我面前忙忙碌碌地穿梭往來，可是他們卻看不見我這個安靜的孤魂。連日來的病痛折磨使我感到疲憊不堪，現在終於可以好好休息了。漸漸地困意襲來，我坐在醫院走廊的長椅上，不知不覺睡了過去……。

我不知睡了多久，終於睜開了眼睛，我發現自己躺在一張柔軟的席夢思床上。我揉了揉眼睛，仔細一看，周遭的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沒錯，這裡是我的家。此時我的大兒子跑到我的床邊說道：「爸爸，該起床了。」我不知道這是夢境還是幻覺？我看了看自己的身上沒有刀口，也沒有傷疤。我跳下床，飛速跑到樓下的餐廳打開電視，電視裡還在播放三個月前的新聞。有記者在白宮前向特朗普總統提問：「為什麼美國的疫情會如此嚴重？」總統回答：「你應該去問問中國。」看來這個老頭兒還是沒有搞明白原因啊，他應該去問問天主才對呀！

天主想讓我們通過疫情學會什麼呢？是學會放棄，還是學會珍惜？是學會包容，還是學會感恩？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是聖神把我又送回到人世間來了，我穿越了時間，穿越了空間，現在我回到了妻兒身邊，我還會有什麼不開心、不滿足的事情呢？也許或多或少我還有一點留有遺憾的事情，那麼現在我要做的事就是讓自己不留遺憾。

### 摘錄：宗座疫症期間頒賜特別大赦與和好聖事註釋

本全大赦頒賜給那些感染新冠病毒，且遵照衛生當局規定，要在醫院或居家隔離檢疫的信友，但這些信友必須懷著離棄一切罪惡的意向，以他們的心神，透過媒體，參與彌撒，或誦念玫瑰經，或履行苦路善工或其他敬禮，或至少誦念信經和天主經，及虔誠地呼求榮福童貞瑪利亞，並基於對天主的信心和對弟兄姐妹的愛德，奉獻自己的困苦，同時懷著儘早滿全慣常條件（辦告解、領聖體，按教宗的意向祈禱）的意向。

醫護人員、家庭成員，及其他效法良善的撒瑪黎雅人，冒著受傳染的風險，秉承救主的訓示：「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若十五 13），而去照顧感染病毒者的人士，可在相同條件下獲得全大赦。

全大赦也頒給在疫症期間，前往朝拜聖體，或參加聖體敬禮，或閱讀聖經至少半小時，或誦念玫瑰經，或履行苦路善工，或誦念慈悲串經，並為疫症平息、減輕受感染者的痛苦，以及為疫症去世的人得享永生而懇求天主的信友。

教會為那些無法領受病人傅油聖事和臨終聖體的信友祈禱，並將他們全託付於天主的慈悲，讓他們臨終時，獲頒賜全大赦，只要他們在世時有相應的準備和念一些經文。在此情況下，教會補足他們為得大赦而必須滿全的三個慣常條件。為獲享此全大赦，宜使用苦像或十字架。

在目前疫症的緊急情況下，個別地舉行和好聖事時，應謹慎注意的事項，例如，要在告解亭外通風的地方舉行、保持合宜的距離、佩戴防護口罩，並應同時絕對確保聖事祕密和應留意的事項。

教友在疫情期間，無法個別領受和好聖事，請以誠心祈求寬恕的上等痛悔，即基於愛天主在萬有之上的愛，伴隨著告解的決心，意即決意儘快領受告解聖事，能使人獲得罪赦，即使大罪亦然。



## 和好聖事

伍美美

我自幼受洗，父親是非常虔敬的信徒，把整個家庭交託奉獻給天主，對天主完全的信賴和依靠。不論遷居何地，父親第一件事就是尋找教堂，主日父親帶領全家上教堂，平常在家飯後必領著家人一起唸經禱告，這也是我宗教生命的根源。

結婚後因工作關係，移居到佛羅里達州，一住六年，並在工作第二年，天主賜給我與先生一個兒子。我非常喜歡小孩子，心裏滿懷感恩與喜悅。但由於週末要工作，除了抱著兒子去過幾次教堂外，之後又因瑣事繁忙，及整個教堂都是外國人，只有自己與先生是華人，彌撒時自然說的

是英語，雖然我自小熟悉整個彌撒禮儀，但此時的我因為語言的關係，完全不能跟外國教友與天主共融，慢慢就不去了，因而離天主漸行漸遠，從此給魔鬼鑽了空洞。

回到加州後，去教堂太方便了，又是中文彌撒容易融入，就沒有藉口不去了。但每次心裏只是抱著教友不守主日有違誡命，不得不為的心情，多少有點勉強。先生雖不是教友卻也願意陪伴我及小孩上教堂，他喜歡教會平安的氛圍，談不上信仰。但是我喜歡跟著唱聖歌，年輕時曾在台灣參加耕莘文教院的聖詠團，雖然學過卻仍然看不懂五線譜，並且音感、音律不全，但我真愛唱聖歌，尤其在教堂中深深感受到聖歌的純淨、喜樂與對天主的讚美，也往往在唱聖歌時，聖神總是賜給我很深的感動。因此，感受到了被天主所愛也要施愛於人。

我也喜歡聽神父講道，雖然有時會分心，一開始會選擇神父，那位神父很會講道理，就會專心聽。遇上一般般的證道，當時的我便在主內安息。後來得著聖神的帶領，領悟到每位神父都有天主給予的特殊恩寵，我是來聆聽天主聖言，不是聽人的道理。只要我謙卑地把心打開，總能得著聖言的滋養。我也開始懂得珍惜神父為天主宣揚福音的奉獻，體會到如果我心裏老是評斷別人能力水平的高低，因著自視過高的驕傲，我將會失去更多。

在那曾經不成熟的時期，整個彌撒過程中，我唯一不喜歡的是當神父帶領教友一起發痛悔這一環節，每當唸到「我罪、我罪、我的重罪」，我雖然口裏大聲跟著唸，但此時

心裏總是有委屈，跟天主抗辯道：「天主我知道自己有罪，但無非都是些小罪，例如：貪吃、愛睡懶覺、愛買漂亮衣服、偶而背後會批評別人的不好，但自忖仍是一個好人、有顆善心、嫉惡如仇，而且是個好太太、好媽媽、好女兒。」我只承認我會犯小罪，至於別的教友犯大罪，那是他們的罪，為什麼每次在彌撒中我要替他們懺悔他們所犯的大罪呢？我不只爭辯我只犯小罪，而且還在天主面前高舉自己，一點都不謙卑。天主在每個禮拜天的彌撒中都能聽到我的辯解，我想天主都聽煩了，對冥頑不靈的我真沒辦法。

由於自認為自己的人格挺好的，犯的也不過是芝麻大的小罪，犯了世人都會犯的罪，沒什麼了不得的；所以我很不喜歡去辦告解，頂多一年告解一次，為守教會四規，不得不為。而且自認為直接求天主原諒就夠了，又何必麻煩神父呢？但由於直接向天主告解懺悔太方便了，又沒做補贖，所以容易「總是小罪犯了又犯，一犯再犯」。

大概在七年多前的四旬期，楊神父來本堂帶避靜，午前神父告訴我們可以去教堂辦告解，我並不很想去，但看其他教友都去也就去罷！在教堂排隊中，眼睛總是東張西望的觀看聖像，心裏想，還不就是那幾樣小罪嘛，並沒有反省、懺悔、定改的心。

輪到我進入告解亭，神師是白神父，當我雙腳跪下碰到跪凳的一剎那，我就像被雷電擊中般，突然失聲痛哭，我看見白神父被嚇了一跳的表情，在我靈魂深處的罪就像廣告牌上的大標語，是那麼清楚的一一向我列示出來，我泣不

成聲，真誠地向神父告罪；那時，我看到我是個不能愛那些髒兮兮的流浪漢、吸毒者、犯罪的人，我無法理解及同情他們，覺得他們太不自愛了，甚至討厭、害怕他們；我一下看清楚我自己沒有真正的同情心，我只能愛家人及自己喜歡的人，對於別人心裏有太多的等級、要求及界限；我也同時意識到自己掩藏在內心深處的高傲自大，從不認為自己是個罪人，也因此瞭解到人最可怕的地方，是對自己的缺點過失不自知，或是意識到卻不願正視它，因此就不會反省檢討，使問題更趨嚴重甚至失控。有此醒悟，使我能包容別人不好的行為，因為人的有限及軟弱，往往使人容易迷失而不自知，這正中了魔鬼的圈套，需要我們為他們祈禱。

辦完告解後，我整個人陷入悔恨痛苦的情緒中，也感恩天主的愛讓聖神來引導我。整個下午在聽楊神父講道理時，我的眼淚還是流個不停。

我不愛辦告解的原因：一、沒有意識到犯小罪的可怕性。（小罪的累積也會阻礙我們與天主愛的連結）二、羞於啟齒，在神父面前向天主告罪。三、懷疑天父藉由神父的傳達真有能力為人赦罪。

以往對於懺悔己罪直接找天主就好了，不是更直接更快嗎？但我忽略了一點，如果我難以向神父啟齒我的罪過，正表示我缺乏告罪的勇氣，並有意隱藏，那我的罪如何能得赦免呢？後來我更體會到直接向天主告罪，我可能聽不到天主要我如何悔改，但透過告解和好聖事，主耶穌時時

的臨在，聖神帶領著神父們，以同理心對教友諄諄善誘，指導我們如何改過自新，如何藉著祈禱、守齋、克苦、做善工來彌補我們那因罪而遠離的恩寵，重新建立與天主共融的關係。

從那以後我才真正領悟到和好聖事的重要性，和好聖事是耶穌親自訂立的七件聖事之一，是耶穌贖世工程使命中重要的聖事，真誠地領受和好聖事能給我們恩寵，幫助我們有力量抵擋再犯罪的誘惑。

和好聖事的必要條件：人的懺悔及天主的寬恕。基督把赦罪的權柄交給宗徒，以祂的名赦罪，使罪人與教會重新和好。「你們領受聖神罷！你們赦免誰的罪，就給誰赦免，你們存留誰的，就給誰存留。」（若廿22-23）



## 疫情中的信仰

戴慕文

~~~~~  
失去了才知道珍惜！教堂關閉以前，總覺得星期日基本上都被教會活動給佔滿了，好像沒甚麼自己的時間。雖然知道星期日本來就是屬於天主的日子，也樂於參與，但有時還是想安排一些其它較屬於自己的活動。現在因為新冠病毒疫情而無法前往教堂參加彌撒，反而覺得星期日似乎少了些甚麼！雖然可以在網路上觀看彌撒，但卻無法親領聖體，心中對聖體的渴望隨著時間過去，一天一天、一次一

次的觀看網路彌撒而越來越強；也想念在彌撒中的音樂服事，每次在網路上觀看彌撒時，總會不自覺地跟著音樂一起唱，在唱的過程中也彷彿唱出了心中的祈禱。不過最近也開始擔心教堂重啟後，自己是否已經習慣了星期日不去教堂，而變得懶散。畢竟在網路上觀看彌撒和實際參與彌撒還是不一樣的。

幾個月前本想上網找找有沒有天主教的音樂電台，結果沒找到，卻找到了「relevant radio」，天主教的廣播電台。起初沒甚麼太大的興趣，抱著「姑且聽聽看吧」的態度聽了一下，沒想到覺得還不錯。從每個時段不同的節目中學到的知識還真不少，也加深了我對信仰的認識及依賴。

電台每天都有固定時段直播誦唸「慈悲串經」、「玫瑰經」和彌撒。其中，慈悲串經和玫瑰經在直播中可以打電話或傳電子郵件表達自己的祈禱意向。雖然有時跟著祈禱的感覺好像在做功課，但祈禱完後心中總會有種平安的感覺。

在這疫情中，我還是需要每天到公司上班，電台廣播成為我現在極好的靈修生活主要來源之一。教堂關閉後，在我們教堂還沒有開始直播彌撒前，我都是靠著這個電台，參與平日彌撒和主日彌撒。而現在還有蘇神父的平日彌撒讀經默想，讓我在下班開車回家時也可以聆聽默想，將一天的煩躁與不安交託給天主。

讓我們繼續在這疫情中一起祈禱！也不要忘了，天主是一切的天主！

# 我的國寶級爸爸

黃小鳳

~~~~~  
我知道爸爸黃仁出了很多書，我也跟他去台南藝術大學參觀「黃仁書房」（一個專門收藏並整理爸爸的電影資料的蒐藏館），家裡櫃子上，放了大小獎牌獎章，家裡常有記者、影人來採訪他，等等。

但對我來說，爸爸疼愛子女，敬重媽媽，熱心助人，堅持不懈，仁愛、寬恕、忍耐，以筆為弱勢者、受忽略者發聲，才是他最可愛的地方。

爸爸對我們子女，有求必應。小時候，他在日報上班，晚上很晚才回家。但他要求我們把功課放在桌上，他下班回來檢查，他會在我們的作業上，留下勸勉的話。有一次，他修改我的文章，得了作文比賽第一名，其實應該是爸爸第一名。出國後第一年，我想慶祝國慶日，爸爸就辦一個活動，做很多國旗貼紙寄給我。妹妹寶鳳在圖書館工作，想成立中文圖書區，爸爸就送了一貨櫃的中文書給她。爸爸和媽媽年紀差一段，個性也不一樣，家裡男主外，女主內。我們都受到爸爸的影響，喜歡剪報，搜集資料，媽媽因此，常常與她的佛教組員分享好的文章。爸爸稱讚媽媽賢內助，說媽媽進步很多。爸爸的包容與鼓勵，建立我們家和諧的氣氛。

爸爸一生幫助很多人，不論是金錢，或是提拔後進，分享資料等等。在爸爸中風（2019）前一年，我暑假回台看他，

他的眼睛因為黃斑性病變，已幾乎看不見，耳朵重聽。他拿著放大鏡，一字一字在為一個後輩作者改文章，這是一篇關於一個被電影界忽視的影人的傳記。大熱天，爸爸在他的陋室，以他最後的精力助人，我們都不以為然。2019年，爸爸中風了，這次真的嚴重了，身體左半邊受到影響。他在醫院3個月，練習走路、使用左手和吞嚥。他很堅強，很努力，是吞嚥老師的模範學生，但是最終以鼻胃管進食。在職能復健課，他和看護張小姐，年輕的職能復健師談中國、台灣、香港的電影明星、導演，年輕的復健師對此不熟，上網去查，證明爸爸都說對了，難怪爸爸被稱為活的電影圖書館。

以後，爸爸轉到護理之家，不幸，長了褥瘡、水泡，非常不舒服。有一次，看護幫他換衣服，剛好我在，弄痛他中風的左肩膀，他沒抱怨，只是露出疼痛的神情。常去看他的霍文璽修女說：「黃老先生的忍耐，安於主命，不做出任何不順的...，安心接受主的安排，真像一個活聖人哩。」

爸爸一輩子信佛，吃素幾十年，每天在家的佛堂念經，每週跟媽媽去寺廟，非常虔誠。我尊重他們的信仰，雖然我成了天主教徒，卻從不向他們傳教。爸爸中風後，我看出他非常害怕，常整晚唸佛咒。我試著向他說天主的道理，我發覺他知道一些，因為醫院裡有基督徒來傳教，我也發覺他對聖母瑪利亞有特別的愛慕。我問他領洗的意願，他竟然答應，這是天主的恩寵。以後媽媽再問他殯葬的儀式，他清楚地表明，希望用天主教的殯葬儀式。我在今年（2020）二月底去看他時，他說話不清楚，但他親手寫下「我信瑪

利亞」註「我信耶穌」。爸爸以他最後的生命歷程，向我見證天主的恩寵。

爸爸一輩子為人著想，最後走的時候，沒麻煩任何人，獨自走了。我相信耶穌和聖母帶著他的靈魂，平安離去。爸爸在4月14日中午1:20（洛杉磯4月13日晚上10:20）離世。洛杉磯4月17日中午時間，我在每日健行時，一邊走路一邊祈禱，當我剛開始呼求爸爸，就看到一隻美麗的大白鳥，從我頭上飛到路的另一邊，在山頂盤旋幾圈，然後飛走了。謝謝爸爸，我知道你去天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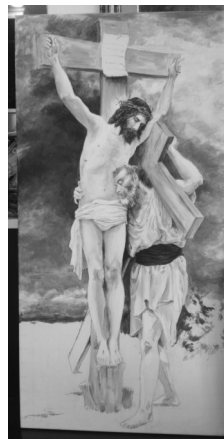
編註：「我信瑪利亞」真實的意義是指相信瑪利亞為我們代禱的力量。

小鳳姊妹的父親是電影作家、影評人，更是電影史學者，曾獲第45屆金馬獎終身成就獎。黃伯父在寫作與研究的同時，對史料的蒐集與分類保存從未間斷。2011年更將畢生蒐集5000多冊的電影書籍與史料捐贈給台灣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該校於次年便設立「黃仁書房」，提供師生創作研究。在台北的「電影蒐藏家博物館」檔案中尊稱黃伯父為「電影史大家」。

## 心靈自由（三）無辜與孤寂

編輯組

「心靈自由」是羅蘭崗聖依莉莎白教堂華人團體2020年四旬期一日避靜的主題，由彭育申修女帶領。《野聲》四月、五月介紹：意願和治癒、面對憤怒。本期介紹「心靈自由」第三講：無辜與孤寂。摘要如下：



看生命中的無辜傷害，主知道！「十字架上微笑的耶穌」是少見的聖畫像，是畫家默觀十字架上的耶穌所得出的畫作。試想，什麼能讓十字架上的耶穌微笑？因為祂完成了天父的救贖計劃，耶穌讓天父喜歡，祂已苦盡甘來。「與主同背十字架」這幅畫作的意義，表達受苦的人尋找慈悲的耶穌。

無辜的人承受雙倍的苦，因為知道自己沒有錯，但被認為錯了、被認為有罪，耶穌最知道這種痛苦，因為耶穌最無辜，祂比誰都了解人的無辜。最大的痛苦是受苦卻沒有得安慰。背負十字架的耶穌分擔了人類的無辜和痛苦。

包含父母、師長、領導，以及成年的子女，都是被賦予權威的人，說道理時要有力，也就是能說出對方不對的原因，這樣才有說服力。真正的權威就是「有道理」，且在心平氣和的狀態才能發揮。基督徒要達到這種境界靠祈禱。耶穌很有權威。

增餅奇蹟。逾越節臨近了，耶穌眼見大批群眾擁來，祂試探地問了斐理伯，「我們從那裏買餅給這些人吃呢？」斐



理伯回答，就算花許多錢買餅也不夠這麼多人分食。他的話暗示師傅的說法不可行。當時耶穌看見群眾的需要，心中即有了決定要怎麼做；對於斐理伯的回答，耶穌沒有責難，因為祂有內在的自由（參考：若六 1-15）。默觀耶穌的權威：留意祂的態度、行為方式、內在自由。主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祂關心他人的內在需求。主耶穌的內在資源來自祈禱的力量。

整段瑪爾谷福音第八十章，看出主耶穌的孤寂。宗徒不了解增餅奇蹟；耶穌三次預言受難復活時，伯多祿力諫耶穌，千萬不可以這麼做；門徒爭論天國中誰最大；門徒斥責兒童，他們沒有主的情懷。在孤寂中，耶穌心平氣和地教導他們。十字架上的耶穌承擔世人的孤寂，我無辜受苦也分擔了主的苦難。

從靈修的角度，當我受苦時，我是那個落難的人，天主就是這位慈善的大好人，為我包紮療傷，照顧我無微不至。

靈修不是知識，重要的是心受感動，被主了解、接納，以及深深被愛的體會。回顧自己無辜的經驗。縱然，我覺得對不起別人，耶穌仍然對我說「你是無辜的！」

下一期繼續：心靈自由（四）相信復活。

有意聆聽彭育申修女「得心靈治癒的需求與渴望」退省講座的讀者，請連結以下網址：

<https://catholichinese.org/2020photo/2020-lenten-retreat/>

<https://youtu.be/9twfPeALQQI>

## 野聲捐款謝啟

|         |       |            |       |
|---------|-------|------------|-------|
| 李淑安     | 100 元 | 陳振中        | 50 元  |
| 陳秀華     | 100 元 | 許慧琳        | 50 元  |
| Jan Tan | 20 元  | Yue Hua Lu | 100 元 |

【野聲】捐款支票抬頭請寫：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or CCC)  
請註明「野聲捐款」

信封請寫：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of SEAS

Attn: Deacon Peter Chu

郵寄地址：1835 Larkvane Road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電郵地址：angelsvoiceaccount@gmail.com

教會網址：www.catholichinese.org

## My father, The Treasure of Taiwan

Esther Hwang

~~~~~

My father, Ding Cheng Huang, is well known by his pen name Ren Huang. He lived a humble and rewarded life, July 22, 1925 to April 14, 2020. In his 95 years of time on earth, he has accomplished many achievements. Since United News's inception, Ren Huang worked as an editor until his retirement in 1994. At an early age, he pioneered the art section which included the music, art, movie, and dance for the newspaper. Within the art section, he began to focus on reviewing motion pictures. Once his passion for movies blossomed, he began to diligently collect information about movie through books and newspaper clippings. Later he started his own movie magazine, and wrote many books about Taiwanese movies. He earned the award of Special Contribution at the 45<sup>th</sup> Taipei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honored him with the Honorary Doctorial Degree of Arts on 6/2/2012. People called him the Treasure of Taiwan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Taiwanese movies.

But for me, he is the treasure of our family. He loved his four children, respected his wife, and helped friends and relatives. He was merciful, forgiving, and patient. His lifetime mission was to use his pen to be the voices for movie directors, actors/actresses, and affiliated workers who produced great work but received far less attention.

Dad never refused any request we asked for. He tried to be part of our life as much as possible even with his busy schedule. He worked day and night when we were young. He asked us to leave our homework on the table so he could review it when he came back from work at midnight. One time, because he fixed my essay for a composition contest, I won the first prize. I knew it was dad's revision that won the prize for me. In my first year abroad in America, I wanted to celebrate the Taiwan's Double Tenth Day (National Day of Republic of China) with my friends. I asked dad to send me the national flags. As a doting dad, he quickly sponsored an activity through his magazine, produced many flags and stickers and mailed to me. Another occasion was when my sister Alice the librarian wanted to start a Chinese books section at the local library. Dad sent her a container load of Chinese books as soon as possible.

Dad was much older than mom. Their personalities are comparable to a turtle and a tiger, dad being the wise turtle according to his grandson, Joseph's observation. Dad worked in the newspaper, while mom took care of the family. On occasions, mom helped dad collect news and stories of movies. Dad always complimented on mom's progress and generosity. On daily basis, mom was the one in charge, but with dad's compromise. The combination created a more harmonious way of life.

Dad was very charitable. He always encouraged young/new workers to express their new ideas and gave them opportunities. He loved to share his collections of movie books and newspaper clippings. So in recognition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aiwan's movie culture, "Huang Ren study" was installed in the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which hosts all his collection. I recently went home to visit him in the summer of 2018. With his very weak vision due to Macular degeneration, he was using a magnifying glass to edit writing, word by word, to help a new upcoming author. It was about a biography of a neglected movie producer. We all felt it was not necessary, but dad managed to finish editing.

Dad suffered from a serious stroke in 2019. His left side was paralyzed resulting the inability for him to walk, nor to use left hand. He also had a hard

time swallowing. He stayed in hospital for three months to rehabilitate. He tried very hard during each exercise even though his condition barely improved. He was the model student at his swallowing/speech therapy class. But eventually we let him use the NG tube instead of swallowing for the intake of nutrition. After learning about his interests in movies, the caregiver and young therapists would ask dad questions about old movie directors or movie stars. Unsure about the answers from dad's mouth, the young therapists would double check with the internet's sources. They quickly found out that dad was always correct. Dad was called the living movie dictionary.

After the rehabilitation at the hospital, dad was transferred to a nursing home. He suffered from bed sore and other skin problems when he was there. He was very uncomfortable. On one occasion, i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his clothes, the caregiver hurt his paralyzed shoulder. He just showed painful expressions, but did not complain. One visitor, Sister Hwo, praised dad's patience. She said that he accepted all sufferings like a living saint.

Dad has been a Buddhist for all his life. Every day he recited prayers at home and went to the temple with mom on Sundays. Though I am a Catholic, I respected their religion. After the stroke, I could tell that dad was very scared of death. I tried to introduce the Catholicism to him. I soon found out that he had some notion of the religion through the missionaries in the hospital. I also found out he had shown interest in Mother Mary. I remembered that I took him to a Marian pilgrimage to the Wu-Feng-Chi. I asked him if he wanted to be baptized. He agreed. I knew it was God's grace. I gave him Francis as his baptismal name. He was baptized on 7/9/2019 by Fr. Justiniani. Near the end of his life, mom asked him about the funeral. He said that he wanted a Catholic funeral. In February, 2020, I went back to Taiwan to visit him. He could not speak clearly. He wrote in wiggly lines that he believed in Mary (believe in Mother Mary praying for us) and Jesus. Dad's faith was simple but deep.

Dad left this world alone without bothering anyone. I believe that Jesus and Mary carried his soul to heaven. On April 17, 2020 (three days after his death), I was hiking from Diamond Bar to Chino Hills as usual. I started to pray for dad and at that moment, I saw a beautiful white bird flew from my side of road to the other side of road. Then it circled around the top of hills and left. I thanked dad for a sweet farewell.